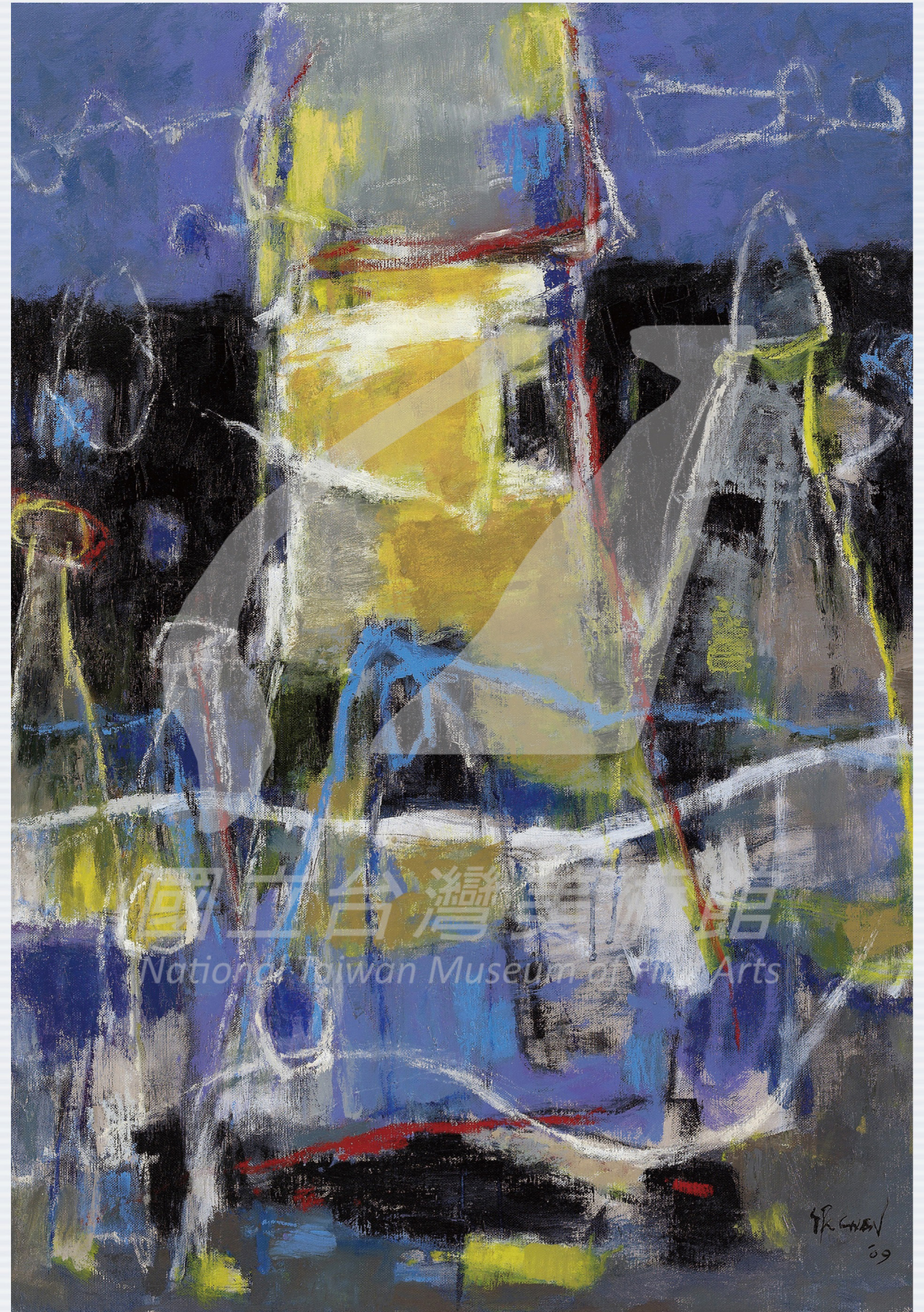


### 三 · 繪畫覺識

陳銀輝的繪畫生涯中，有四位畫家是他最感戴及欣賞的，包括吳學讓、廖繼春、洪瑞麟與張義雄；其為人處事的真性情、文士風範、虔誠面對藝術的精神，也或多或少受到這四位前輩畫家的影響。陳銀輝同時認為遊歷不同國家，開闊視野，更是繪畫創作的養分。他表示：「因旅遊我接觸到各種不同的環境、文化與人物，像這類接觸是每個藝術家都應該親身體驗的，因為它帶給藝術家的繪畫覺識可能各有不同，但絕對是豐厚、取之不竭的！」

左圖 陳銀輝與其畫作合影。

右圖 陳銀輝 奇岩屹立（局部） 2009 油彩、畫布 100×80.3cm





## 一心成為時代性、代表性的畫家

每一個畫家都各有其創作理路，尤其身處世紀末環境的藝術家，藝術走向的嗅覺相形敏銳。在繪畫題材上，陳銀輝從未自我設限，舉凡人物、靜物、風景或是老舊景物皆可入畫；在表現形式上的選擇與開發，他則是不斷地在做調整，只是他碰上了如響馬般，以革命態勢出現的臺灣現代繪畫運動，對既有的藝術主張或價值，提出強烈批判、挑戰的時刻，位居全國最高藝術學府的陳銀輝，身處新舊、前衛與傳統的激烈衝突點上，他很堅定地選擇油彩為其主要創作媒材，折衝於傳統與現代對峙的潮流中，創作與理論並進，努力尋找一條不故步自封又是屬於自己的創作理路。他，只有一個很單純的想法，就是想成為一個好畫家。

在教學與創作並行的路上，藝術家毫不保留地敞開自己的創作心路，於課堂上提供給學生做創作參考，他希望他的學生也都能成為好畫家，他說：「循取現代化的方向從事謹慎的創新嘗試，是我一向的創作態度與目標。但是我的創作過程還是很傳統，每次面對所要畫的主題，我會先做些速寫，描寫風景時如果來不及寫生，也會拍些照片做為參考，但在真正下筆的那一刻，通常是思考很久，考慮很長的時間才畫出一筆，往往花在思考上的時間比畫畫的時間還要來得多。畫到一個階段，我則會把它掛上牆不斷的研究檢討，看是不是需要添加修改，因此一張畫作的完成，對我而言常常是一段嚴謹而漫長的過程。」

基於對大自然的喜愛，陳銀輝經常外出寫生，更愛上了旅行，也因此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畫作。上課時他以幻燈片進行作品欣賞，鼓勵學生創作，這時，他隱約聽到一個怯怯的聲音：「我們又沒有錢出國怎麼創作！」做老師的他一時傻住了，於是，他問學生「美在哪裡？」——「美在生活。」、「美在大自然裡。」、「美在我們生活四周。」、「美在心裡。」、「生活處處都有美的存在。」……熱切的討論和回應下，陳銀輝做了結論並以自身的創作經驗相回應：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唯有用心去發掘、感受，生命中

處處有風景。『美』就在你的身邊！」陳銀輝展示了一張他以自家陽臺上的花為題材的畫作，並指出：「我是一個愛花的人，在陽臺上我種了各式花卉，每天親自澆養修剪，將觀察、與花草對話的感情，體現在創作中，也隨四時觀賞的心境，留下各具意境、新意的花。所以說，生活俯拾皆是作畫的題材，不需要有錢，也毋需刻意遠求。」

陳銀輝繼續播放幾張人物、靜物、風景、動物等作品的幻燈片，讓學生感覺，藝術創作不用自我設限，包括取材和表現。不過，他最後又做了一個補充：「主題性的表現對我而言，並不很重要。題材充其量只不過是畫面構成的要素；色彩的處理、線條與面的結構經營，才是創作的意圖所在。」原來他真正要的，是能依據自己內心的感知和構想將其表現出來，那就是創作。

的確，細觀他的「花」世界，我們不只看見花朵顏色幻化出充滿想像與激盪力的色彩，也看到畫家心中的風景，那份創作意圖。觀賞者當可隨著畫作中繪畫元素空間機能的發揮，與作者、與花同時優游在陽光下，徜徉於喜悅、祥和的心境裡。

## 表現形式可以是感性又抒情的文化符碼

從上文的「花」，不免讓人想起1997年的一段往事，那年陳銀輝在國立臺灣美術館舉辦的演講會上，他拋給現場聽眾一個問題：「猜猜看這是哪一種花？」他指著臺上的一幅畫作，邊

〔上圖〕  
陳銀輝 窗邊花語 2006  
油彩、畫布 60.5×72.5cm

〔下圖〕  
陳銀輝 紅與白 2008  
油彩、畫布 41×31.5cm







陳銀輝 女人與公牛  
1995 油彩、畫布  
112×145.5cm

說：「猜得到就送一幅畫喔！」當然，此起彼落，大家拼命猜，就是為了想得到一幅陳銀輝的作品，可是，就沒有人猜得出來。最後，還是畫家給了答案，他大聲地一字一字的說：「這一就一是我心中的花。」好個感性的藝術家，當然大家猜不到！

臺師大藝術學院前院長黃進龍在〈評述陳銀輝的創作特色〉一文中特引此事，並論述陳銀輝的創作表現形式，他寫道：

陳銀輝作畫雖然大都「有所本」，但他不拘泥於對象的客觀性，以感性抒情的手法來表現，「繪畫是主觀的自我表現，因此我們不應遷就於自然，而應使自然從屬於個人的繪畫精神。」作品〈窗邊花

〔右頁上圖〕

陳銀輝 紫色海邊 1997  
油彩、畫布 60.5×72.5cm

〔右頁下圖〕

陳銀輝 鬱金香之戀 1992  
油彩、畫布 45.5×38cm

語〉(2006) (P35上圖) 畫面的左邊三分之一是黑底，其他是灰綠色的底色，右上到左下的黑色垂枝，以及一塊一塊紅色的團塊及塗鴉的線條，感覺到好像是「花」在白色底的烘托下格外耀眼，畫面明亮又輕快，這是什麼花？大概只有陳銀輝知道，但我們都可以感受到「花的美」。這源於陳銀輝豐富的創作情感的「心中之花」沒人能知，但觀賞其畫，「人人有感」。以理性與客觀來看花卉，花形、色彩與細節均需刻畫，呈現花卉的自然樣態；「心中之花」表現的卻是感性又抒情的文化符碼！

鬱金香一盆，後面加上人體，以肢體動作強化繪畫語彙，如一男一女互相擁抱著。〈女人與公牛〉(1995) 以公牛象徵男性的陽剛；〈紫色海邊〉(1997) 他讓人體走入自然，與海水、濤聲、天地連成一體，他給自己一個比喻：「也許是老頑童在畫面上所作的另一個小幽默吧！」；





所以我們可以看見人體與花、山羊、牛、風景結合的構圖，不斷在作者的作品中出現。讓人體融入自然，靜物、風景均予「擬人化」了。就這樣將形象很理性地擬人化、理想化，描繪後分割、組合，再將形體破壞，透過具象的隱喻內涵和象徵，在真實與夢幻的交織中，讓本已抽象的表現再昇華，達到熾熱圓融的境界，此時繪畫表現形式對陳銀輝而言，就是理性感性、自由了。

有一天，陳銀輝和筆者談起創作，以下是我們的對話：

「藝術沒有對錯，也沒有永恆的真理，她需要的是有如活水般不斷的創新、再創新，對吧？」

「不錯，慣性對創作的生命會是一種扼殺，當一個藝術工作者無力『發明』了，也就與一灘去卻源頭的死水無異。」

「但是，也只有真正走進藝術十年、數十年的藝術家才深知其中的艱難啊！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陳銀輝又道：「走了這麼多年的繪畫，雖然常會產生藝術軌跡如何承繼的隱憂，但是，我始終保有一個很單純、很樸實的想法，就是想成為一個好畫家。」一抹對藝術憧憬、虔敬的光暈泛漾在畫家臉上。

他繼續說道：「在每一個階段，我總會對自己提出新的要求，給自己新的課題，當我在描寫客觀景物時，我總是用心去體會，寫下自己內在的感知和感情。在拉鋸糾纏中，我很誠懇地去融合方向、找出平衡點；試著在古典與現代間尋找共同點，在西方和東方兩種不同體系中取得交集。而事實上，這也是我作畫最暢快的時刻，幾乎與微醺之妙無異！」

一邊聆聽陳銀輝敘說繪畫理念與創作心路，視線也循著牆上掛的畫作一一瀏覽過去，我沉浸在近代西方與很中國的寫意性、象徵性的交融境域裡。帶著節奏的色彩，抑揚起伏地引領觀者隨著互相重疊，穿透的線條走進不斷互換的時空，沒有明顯深進的物理空間，也無所謂透視的理則，有油畫語言的特性，又見水墨畫的酣暢淋漓，很鮮明的表現主義的奔放，另外透著一層虛擬的高遠。不管具象或半抽象，我感覺到陳

【右頁上圖】

吳學讓 紫藤飛鳥 1994  
彩墨 47×58cm

【右頁中一圖】

廖繼春 威尼斯 1968  
油彩、畫布 45.5×53cm

【右頁中二圖】

1950年，洪瑞麟於瑞芳煤礦所畫的油畫〈礦工入坑〉。

【右頁下圖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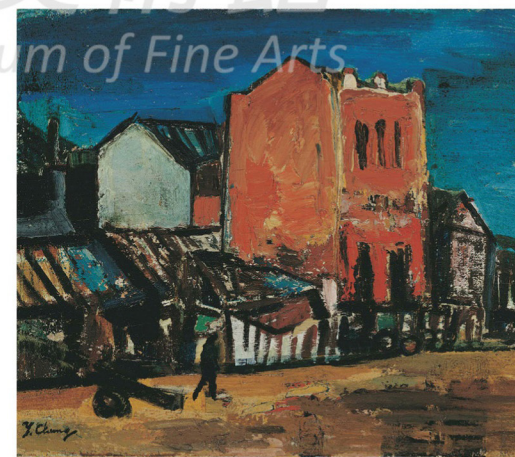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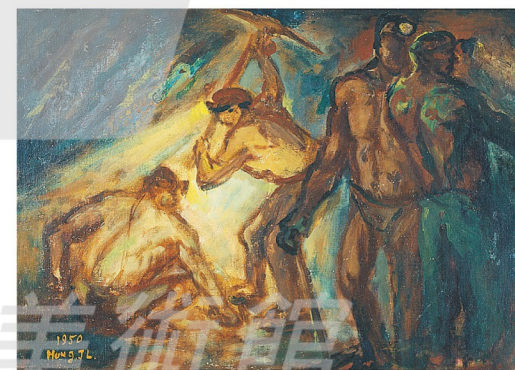
張義雄 萬華秋天 1957  
油彩、畫布 38.4×45.7cm

銀輝繪畫理念中的那份強烈的意象，在一心想做一位好畫家的決心下，已然建立出個人獨特的風貌，成為一個具有鮮明時代風格的代表性畫家。

## 藝術家心目中的藝術家

在陳銀輝的繪畫生涯中，對其個人創作有著某種程度的影響、也是他所最感戴欣賞的臺灣畫家，共有四位：第一位即是其中學時的啟蒙恩師吳學讓，吳老師以水墨為創作媒材，在藝術學習的態度上，主張廣納各家、包容中西；即使在日後臺灣現代水墨的墨韻浪潮中，吳學讓也是以兼顧傳統與現代的態度，走著一種以線性結構為主要訴求的自我風格；而這樣的特質、態度、風格傾向，乃至那種包容、吸納、超越，優游於物、我之間的為人處事態度，似乎都在陳銀輝的身上得以窺見，並獲得更為淋漓盡致的發揮。

第二位則是他常掛在口上的恩師廖繼春。他表示：從吳學讓老師的引領啟發到日後選擇以油彩作為主要創作媒材，基本上歸功於臺灣師大美術系接受的教育，尤其是廖繼春老師，廖老師的心性氣質與為人，最為人所景仰，也是影響其創作與生活最為深遠的人。陳銀輝說：「廖老師個性含蓄，不擅言辭，但見他傾倒於畫布上的顏彩，卻讓人無法不去感受他內在奔放的熱情。畫好、人品好，我更欣賞他瀟灑走出學院籬籬的智慧 and 勇氣，自由發揮的空間；在其不斷蛻變的畫







【左圖】陳銀輝旅行時，常是拿著相機第一個下車取景的人，攝於2010年。



【右圖】2005年，陳銀輝帶著兩臺相機準備在摩洛哥城門前取景。

風中，個人最喜歡的是他的組合性和活潑的畫面。」

而廖繼春老師之於陳銀輝的關係與淵源確實非比一般，除了師大時期的師生關係，陳母與廖夫人是彰化女中的同學，其妻楊淑貞之父又與廖繼春老師同窗，他們之間的

關係可以說是「如師、如父、亦友」。薰陶所及，陳銀輝的繪畫觀與為人均透露出來自廖老師的影響。性格上溫文敦厚，不慕虛華一如乃師。而其在創作上出眾的才華，高逸的人品，一樣為廖繼春所欣賞和信任，所以才會介紹他的女弟子楊淑貞與他認識，為他們婚禮福證。

第三位是洪瑞麟，陳銀輝認為洪瑞麟最動人的是作品的質感，速度的、凝練的線條。雖然洪瑞麟作品多偏寫實的東西，卻有其獨特的個性和風格，出現的形式儘管樸實、粗獷，傳達出的卻是最強悍真摯的感人力道。

另外一位則是畫家張義雄，陳銀輝表示：「張義雄先生的精神和毅力一直為藝壇所稱道，畫藝、人品都不在話下，而我最欣賞的是張先生年輕時候的畫，很有力，給人一種很雄偉的感覺。」

因心儀也因共通的思想觀念，陳銀輝的為人與繪畫很自然地受到這幾位先生某種程度的影響，而其為人處事的真性情，文士風範，虔誠面對藝術的精神，一直是筆者心目中尊敬的藝術家。

## ■ 難忘的絲路之旅

猶記得1990年，筆者與十九位藝術家相偕組成的一趟「絲路之旅」，得以有幸與陳銀輝朝夕相處逾二十天的時間，同行團員尚有鄭善禧、陳景容、王守英、謝峰生、游朝輝、游仲根、陳永模、孫良水等畫

家。行程中，每到一個據點，陳銀輝總是不顧舟車勞頓，拿著相機第一個下車取景攝影，同時佐以速寫或素描方式捕捉當下那珍貴的臨場感，除了天分與紮實的素描基礎，我發覺他比別人多一些敏銳，就那麼幾筆，快！準！

陳銀輝說：「對畫家而言，第一個感覺最重要。用『心』去觀察、體會，親手勾勒過，那份感動才能深刻；來日即使改畫在油畫布上或重新解構過，都將是用真情鋪陳與生命脈息互動的記憶。」又說：「一位藝術家畫出來的作品如果都不能感動自己了，又何能冀望別人的共鳴和感動呢！」

當時陳銀輝在師大任教已三十餘年，名滿藝壇，但不驕不矜，審慎務實而且極為守時。對整團行程安排，他不僅不堅持己見，也從未因寫生耽擱伙伴的時間。優雅平和、謙遜幽默，遇到有人請益，他熱心的講解；在黃沙漫漫單調的沙漠中，他為大家講些有趣而帶隱喻的笑話，直到現在還留給人無盡的回味。

事隔二十五年，與畫家一起回顧，往事歷歷彷彿如昨日，談到精彩處，我們同時擊掌哈哈大笑！最難忘是我們一起為陳銀輝老師六十大壽慶生那一天，大家圍著爐火上滴著油、嗤嗤作響的大肥羊，手擎葡萄酒



1990年陳銀輝於絲路過六十歲生日時，大夥兒熱鬧替他慶祝。





陳銀輝 山崖懸屋 1999  
油畫 116.5×91cm

香四溢的夜光杯，邊跳舞邊縱情高歌的那一幕，特別是我從外帶回兩大籃六十個鮮紅肥碩的大水蜜桃時，大夥兒的一聲歡呼，高聲齊唱生日歌的一刻，豪放不羈，真情流露！時值兩岸甫剛解禁開通不久，能深入異域邊疆如此縱放浪漫，通宵達旦，不管身處何地，不知今夕何年者，也唯有所謂「狂狷的藝術家」了！

新疆之旅，臺灣藝術家完全被域外那雄奇曠偉的塞漠風光所征服了，每到一個目的地，大家都急著下車爭著拍照、忙著獵景寫生，所以每個

隊友幾乎都有遲到的紀錄，唯有陳銀輝每一次集合都非常準時，並且還提早到，所以被大夥兒冠上「準時先生」的雅號。

往事重提，陳銀輝忙搖著手說：「慚愧！已經有不守時的紀錄了。」接下來，是畫家為我們敘述自認為不可原諒、很沒面子的一次脫序演出，他說：「1999年我們組團到歐洲，特別安排西班牙古城冠卡的行程，那兒，建築好像跟山岩渾然天成，生在一起，尤其是地標『懸吊之屋』（casas colgadas），它是14世紀修建的皇家別墅，凸出在陡峭懸崖邊，現為冠卡美術館，還附設有抽象藝術博物館，藏品豐富而精彩，最吸引我們的是裡頭的現代畫作品，我和太太沉醉其間，甚至忘了時間流逝。等到走出美術館，卻發現我們乘坐的遊覽車已不知去向，眼看著與團隊失聯的狀況下，焦急而惶恐，但想到出發前領隊一再叮嚀：『萬一發現找不到同行的人沒有關係，請務必在原地等候，不要如無頭蒼蠅亂



陳銀輝 失落的小巷 1999  
油畫 45.5×53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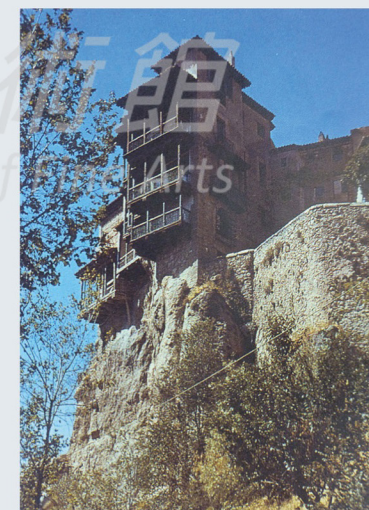
跑，我們才有辦法找到你。」別無辦法下也只有等待奇蹟了，說服自己要鎮定，我從行囊中取出粉蠟筆就地繪畫，直到同伴們半途發現，回頭尋獲我們為止，虛驚事小，著實是一次難忘的記錄和教訓。」陳太太在旁忙緩頰著說：「陳老師平常就很會利用時間，常在旅途小憩中速寫一下，這張〈失落的小巷〉，就是在這場意外中的收穫。」

#### 【關鍵詞】

#### 冠卡美術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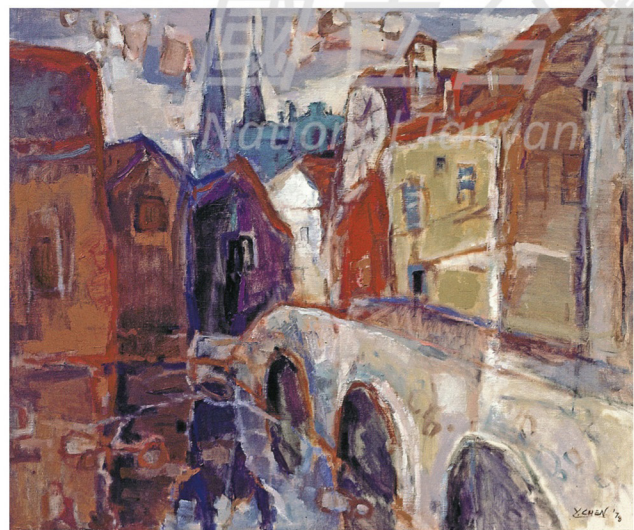
冠卡（Cuenca）是西班牙的一座古城，位於喬卡河（Júcar River）和胡卡河（Huécar River）交會處，由於河川冲刷侵蝕，形成斷崖險壁、景緻壯觀無比，特別是古城內古建築眾多，大多建築在陡峭的山崖上，層層相疊，如懸掛在半空中的房子，很特殊很有趣。於199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目錄。還讓它被稱為「中了魔法的城市」。

冠卡乃昔日摩爾人所建，是一座難得受到良好保護的中世紀要塞都市。12世紀在卡斯提爾人（Castilian）統治下，成為皇城和宗教之城，同時也多了許多重要建築，例如西班牙第一座哥德式大教堂及著名的懸吊之屋（hanging houses）。懸吊之屋現已是一個著名的美術館和餐廳，館內典藏了豐富的私人收藏品，都是西班牙當代畫家的抽象繪畫代表作，因此也稱冠卡西班牙當代抽象美術館。



冠卡美術館日景（Dominguez 攝影）





## 遊歷各國， 視野更加開闊

只有經歷過不同的人、事與生活，一名藝術家才能作出更為生動、純熟的創作，藝術生命才能完整。

1971年陳銀輝正式升等教授，1977年他和陳景容應美國聖若望大學之邀，赴該校中山畫廊舉行聯展，之後並赴歐洲各國考察美術。在和陳景容一起自助旅行的三個月期間，陳銀輝白天參觀各大美術館，瀏覽世界名家畫作，待美術館關門之後，便利用時間速寫，如此一來，不但讓他眼界大開，也為他日後的創作累積不少寶貴的素材，諸如〈希臘港口〉、〈夏特小巷〉、〈威尼斯風光〉等均是當下的速寫，回國之後陸續完成的油畫作品。

對於陳銀輝這位從未放洋留學的學院派美術教授而言，三個月的歐美遊歷對他日後的創作有絕大的影響，不僅拓展了視野改變觀念，也開啟了其繪畫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世界行旅。

【上圖】陳銀輝 夏特小巷 1978 油畫 91×116.5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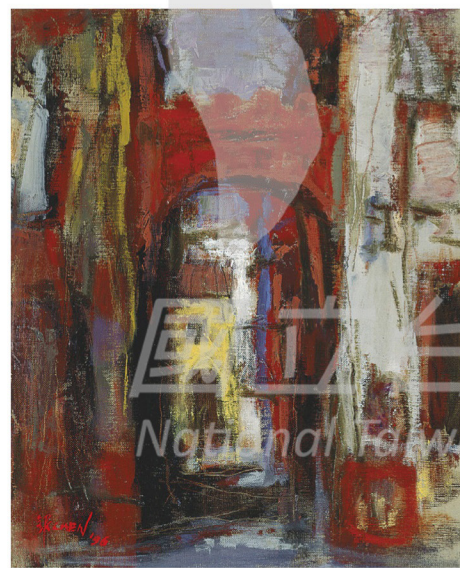
【中圖】陳銀輝 夏特街景 1977 油畫 72.5×91cm

【下圖】陳銀輝 夏特古橋 1978 油畫 72.5×91cm

【右頁上圖】陳銀輝 希臘港口 1978-1982 油畫 60.5×72.5cm

【右頁左下圖】陳銀輝 威尼斯巷口 1996 油畫 45.5×38cm  
私人收藏

【右頁右下圖】陳銀輝 威尼斯風光 1977-1979 油畫 91×116.5cm



對所有畫家而言，靈感與啟發只有在畫家和畫中主題有所聯繫、有所感覺的時候，創作慾望才會油然而生。陳銀輝也不例外，他表示通常在旅途上都能感覺到那份聯繫，最重要的旅遊能啟發他的想像力。所以在退休後，卸下校務羈絆，他更勤於到臺灣各地寫生，更常與畫友組團或與夫人偕同出國，行腳遍及歐、美、日、東





南亞，澳洲、紐西蘭各國，每到一地，除了必探訪該地著名的美術館外，奇峰怪岩、形形色色建築物的景觀或是異國風情，都成為陳銀輝創作題材。其中最觸動畫家心靈與感官的景點，包括義大利、希臘、法國、印度、尼泊爾、印尼，以及中國大陸的絲路、敦煌莫高窟、黃山等，一幅幅生動且耐人尋味的畫作因而誕生。諸如〈火燄山聯想〉(1990)、〈印度廟石雕(二)〉(1983)、〈敦煌之美/飛天〉(1992)、〈憶泰國〉(1986)等作品，均是他海外旅遊歸來的戰利品。又好比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群、峇里島的神祕寺廟典禮，以及寺廟建築上的雕刻或繪畫，都是陳銀輝創作的滋養，它們提供畫家探索色彩、空間與構圖的新元素。在旅途上，貪心的畫家一路盡可能地寫生，也隨筆旅途中的所見、所聞、所感，記錄旅遊，他說：「我接觸了各種不同的環境、文化與人物，而這類的接觸是每個藝術家都應該親身體驗的，因為它帶給藝術家的繪畫覺識可能各有不同，但絕對是豐厚、取之不竭的！」

從幾則陳銀輝夫婦旅遊的手札中，即可體會到當時他們興奮的心情：



【上圖】陳銀輝 火燄山聯想 1990 油畫 72.5×91cm

【左下圖】陳銀輝 印度廟石雕(二) 1983 油彩、畫布 60.5×72.5cm

【右下圖】陳銀輝 憶泰國 1986 油畫 72.5×60.5cm

【左上圖】陳銀輝 泰姬瑪哈陵 1983 油畫 72.5×100cm

【左中圖】陳銀輝 印度廟情趣 2006 油彩、畫布 130×162cm

【左下圖】陳銀輝 賈藝 2006 油畫 50×60.5cm





· 皇天不負苦心人 / 尋拱門

2001年特地參加希臘愛琴海浪漫之旅，在米克諾斯島，我一手持著日文旅遊書，指著書中圖片，沿途探詢居民，一手拄著拐杖爬過一陡峭的斜坡，在荒煙蔓草間忽聞遠處傳來狗吠聲，一線曙光乍現，大夥兒疾疾跨過一個及膝的矮牆，朝思暮想的「拱門」巍然呈現在眼前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們一行十二人



[左圖]  
陳銀輝 水上市場 2006  
油性粉彩 21.7×27cm

[右圖]  
陳銀輝 遊湖 2006  
油性粉彩 21.7×27cm

[左與上圖]  
2001年，陳銀輝曾前往希臘米克諾斯拱門遊覽。

[左與下圖]  
陳銀輝 狹巷白壁 2001  
油彩、畫布 72.7×90.9cm  
創價學會典藏

足足花了三個小時，終於找到了它，個個手舞足蹈興奮不已，登高遠眺，心曠神怡！俯瞰一片碧海藍天美不勝收，留下深刻的回憶。

(2001.5 陳銀輝)

· 現場速寫，功夫了得

喀什米爾是有著清澈湖水的人間仙境，是個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。我們夜宿英國殖民時期王公貴族度假的華麗木雕船屋。清晨，搭乘只容兩人坐的「西卡拉」小船，迎著晨曦遊「達爾湖」、觀賞水上市場，只見當地居民划著小獨木舟滿載蔬果、花卉等民生物品做買賣。我們一邊欣賞著風景一邊作畫，當第一筆才落下，眼前的景色已改樣，無法再下第二筆！

[左圖]  
喀什米爾水上華麗的船屋  
[右圖]  
達爾湖水上市場熱鬧非凡





獨木舟搖晃著行駛，陳銀輝憑著超強的記憶力，快、狠、準地完成數張粉蠟筆速寫作品。心裡暗讚一聲：「功夫了得！」若不是累積多年不斷地自我訓練，就沒有今天的成果了！（2006.8 楊淑貞）

## ■ 私底下不賣畫的畫家

長年以來陳銀輝始終是國內繪畫市場被看好的當代油畫家。畫廊交相爭取，也都有過愉快的合作經驗。有人問他，為什麼你總是讓畫廊經紀而不自己賣畫呢？他的回答很簡單：

第一，我不知道怎麼賣畫。第二，我害怕賣畫的過程，很商業的那種感覺。最單純的，我覺得畫家只需專心創作即可，賣畫應該是畫廊的工作，讓它有制度，各有所司最好。

說著說著，他提起幾則難忘的往事，他第一次合作的畫廊是臺北市中山北路的聚寶盆，當時主要是抱持著發表的機會，也希望能以畫會友，沒想到一張畫也沒賣出。可是對陳銀輝而言，這是一次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，讓他覺得畫家就應該專心作畫，畫廊不僅提供展覽的空間，也給他發表的機會，雖然沒賣畫，起碼他的畫讓人看到了。另外一次，買家在他家東挑西選，整整挑選了一個下午，還要殺價，結果一張畫也沒有賣出，那種感覺很不受尊重，自此痛下決心，私下不賣畫了。

儘管如此，許多畫廊因肯定他，都主動邀請他去展覽，為他經紀。在那個時代，買畫的風氣並不興盛，即使在很有經營理念的畫廊，也賣不出幾張畫，畫家雖說有點沮喪，但他並不在意是否賣得出去，對金錢也沒有那麼看重，只看重是否有人在意他的作品。

隨著時代進步、經濟發展，繪畫市場風起雲湧，畫家一夕之間成為市場的寵兒，畫價數翻的大有人在，實力派的陳銀輝很自然地成為眾多



陳銀輝（右2）2013年於凡亞藝術空間個展時留影。

畫廊與藏家交相爭取的對象，幾是一畫難求。但隨著宏觀經濟增速的放緩，以及網路經濟的衝擊，書畫藝術品市場與傳統畫廊業一樣隨著潮起潮落，受到影響。

而身為藝術家的陳銀輝，在這個時候卻仍一本初衷給予畫廊支持，他深信完善的代理制度才能將藝術品銷售引向正常、合理的良性軌道，具前瞻、專業、品味、誠信經營理念的畫廊是藝術家可信賴的朋友，也會是藝術教育的普及者和傳播者。

例如1999年成立於臺中的凡亞藝術空間，主持人蔡正一為師大美術系畢業，旅美歸來正值盛年，適逢臺灣經濟整體起飛，藝術創作環境日漸好轉，收藏風氣鼎盛的時候。得恩師陳銀輝教授的鼓勵和支持，這位以藝術人的視角投入藝術經紀，總能賦予每一檔展覽一定的深度與廣度。他自畫廊開幕第一檔起，整修後再開展迄今，為陳銀輝教授夫婦一而再舉辦個展、聯展多次，傳為藝界美談。